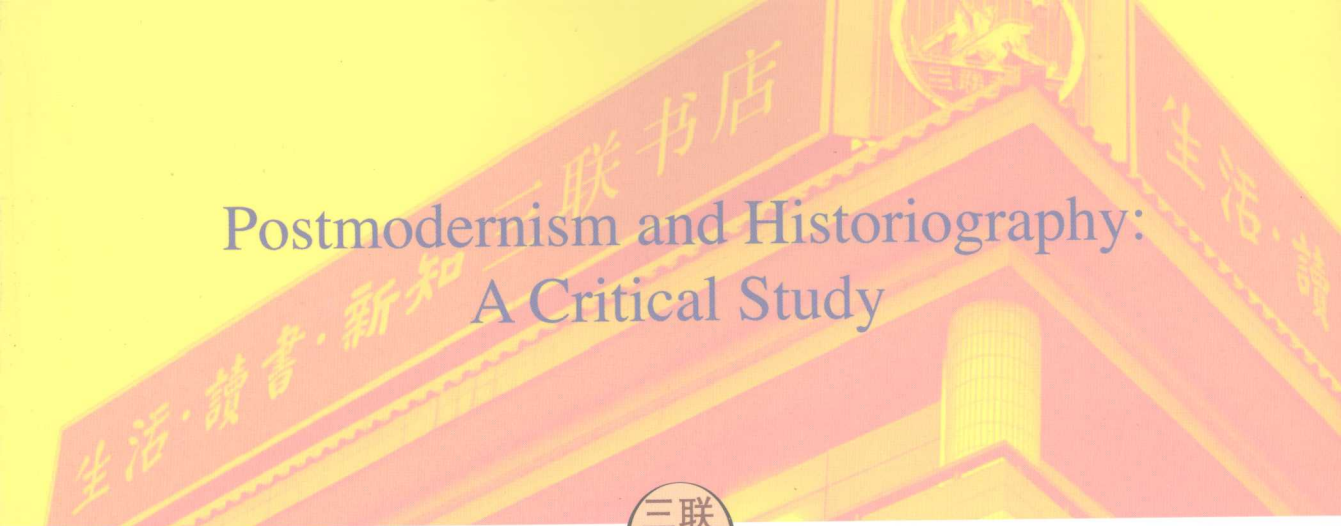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iography: A Critical Study

三联
讲坛

· 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This series covers a great array of college courses and speeches, selected for their intellectual and scholarly excellence. The lectures were transcribed from classroom recordings and retain their stylistic character as they were originally delivered. Our hope is to ope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ety. The point is not only for the common reader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cutting edge ideas on campuses, but also for the academia's search for knowledge to become more meaningful by engaging people from the "real world".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黄进兴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Postmodernism and Historiography:

A Critical Study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一个批判性的探讨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 / 黄进兴
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2
(三联讲坛)
ISBN 978-7-108-02987-4

I. 后… II. 黄… III. ①后现代主义—研究②史学—研究
IV. B089 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4432 号

著作权所有：©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1400

责任编辑 史行果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20 毫米 1 / 16 印张 18

字 数 298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缘 起

对于孟子而言,“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乐事之一;对于学子来说,游学于高等学府,亲炙名师教泽,亦是人生善缘。惜乎时下言普及高等教育尚属奢望,大学一时还难望拆除围墙,向社会开放课堂。有鉴于此,我社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据现场录音整理成书,辑为“三联讲坛”文库,尝试把那些精彩的课堂,转化为纸上的学苑风景,使无缘身临其境的普通读者,也能借助阅读,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一学校有一学校之学风,一学者有一学者之个性。“三联讲坛”深望兼容不同风格之学人,并取人文社科诸专业领域,吸纳自成一家之言之成果,希望以此开放格局与多元取向,促进高校与社会的互动,致力于学术普及与文化积累。

作为一种著述体例,“三联讲坛”文库不同于书斋专著: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作者如有增删修订之补笔或审阅校样时之观点变易、材料补充,则置于专辟的边栏留白处,权作批注;编者以为尤当细味深究或留意探讨的精要表述,则抽提并现于当页的天头或地脚。凡此用意良苦处,尚望读者幸察焉。

“三联讲坛”文库将陆续刊行,祈望学界与读者并力支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〇〇二年五月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简体版序）

近年来，大陆学界生气蓬勃，对外积极交流，学术渐次多元化，毋乃为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若以台湾学界的发展作为借鉴，则知终不免落入西学的轮回。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思潮以排山倒海之姿，席卷了整个中国，致使传统学术几无立足之地。残存的“国学”形神俱离，充其数亦仅有今日人文学的样式而已。

又以当今流行的社会科学为例，中国所固有的仅止“史学”一科，虽然作为最后堡垒的史学尝负隅顽抗，但犹免不了西潮的侵袭。细言之，自清末以降，中国史学经历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唯物史观的洗礼；台湾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接续遭受社会科学（包括量化史学）、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冲击，传统史学业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这只要略加比对新、旧史学的表达形式和解释架构，立即一目了然。

由于西学“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近十年”，弄得东方的追随者目不暇给，无所适从。每一世代的学人只得以“新”字来突显其所承继的西学。自梁启超于一九〇二年提倡“新史学”以来，各个史家便以此为正字标记，纵使其内容迥不相侔。

诚然，西学如活水源泉，适时洗涤不合时宜的旧学，其贡献非得一概抹灭，况且居间亦曾激发出典范性的佳作。然而绝大多数的史著若非随波逐流，便是人云亦云。整体而言，西学的典范（paradigms）主导了不同时代的问题意识，并规范了解释的模型。在世界学术的舞台上，中国史著，除却资料性的作品，仅是西学的派生物，其解释理论概由西方转手而致，因此鲜有特色与创意可言。的确，中国史学距离成一家之言，引领风

骚,依旧相当遥远。其故即尚未开创出独树一帜、别出风格的史学。

晚近两岸史学日趋同步,因此所面对的问题也极为相似。他们都必须应付崭新一波西学的挑战,也就是“后现代时代”的降临。表现在史学上,便是“后现代史学”的碰撞。

“后现代史学”恰似后浪推前浪,亟思取代“现代史学”的地位;尤有过之,甚至否定所有先前历史存在的正当性。毋怪紧抱现代主义的史家,视之为“洪水猛兽”。

毋庸讳言,“后现代史学”由于其独特的语言观点,对传统史料与史著均起了极大的质疑,其破坏力难以估量。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例如:怀特, Hayden White)与所开发的研究议题(例如:福柯, Michel Foucault),却值得吾人深思择取。因此,当下亟需一部立论持平且能为华文读者设想的著作,让我们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立足点,去评估其功过得失,进而掌握自身史学发展的契机。拙著即为此而发愿,希望不要太令读者失望。

本次三联简体字版特增添“论‘方法’与‘方法论’”一文作为附录二。该文刊行于二十七年前的《食货月刊》。记得当时颇引起学界的讨论,有人甚至提议历史系应该废止“史学方法论”的授课。鉴于“论方法”一文,与“后现代史学”的精神有若干相契之处,因此将之编列一起,方便读者覆按。

最后,我想趁这个机会,向两位引领我钻研史学理论的老师,表示深忱的感谢。在大学的时代,杜维运教授的“史学方法论”,不只启发我对史学的兴趣,而且打开了西学的窗户。在硕士班,由于陶晋生教授再三的鼓励,让我完成“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论文。没有他们先前的教导,今天这本书是无法想象的。

黄进兴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8年4月

往事不可追忆(繁体版前言)

一九九八年,史语所为了庆祝创所七十周年,特举办“新学术之路”的研讨会。当时的所长杜正胜兄认为,史语所既为学术重镇,理应掌握晚近西方史学的动向,故嘱我作一个“后现代史学”的报告,以为未雨绸缪之需。这便是后来撰述本书的缘起。

记得该时只是命题设事。个人则因另有研究计划尚未完成,故只能在研讨会上作了一个简要的口头报告。真正着手研究此一课题,则是近三年之事了。

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也曾想到挑选一、两本西著,请人译,就此交差了事。无奈西文作者,贵于立说,勇于辩驳,不论正反两面,动辄失之过犹不及,并不太适合局外人的阅读。只好回到原点,亲手打造一本适合华文背景的小册。有鉴于此,拙著首列主题,辅以学术源流,再举出代表性的人物,最后方予个人的品评,希望掌握其命脉,明了其得失。

由于个人的成长教育,盖属现代史学,因此必得预先涤除成见,做好精神移位的准备,以便就教于后现代的大家,故心灵备受煎熬。在完成拙著之际,仿若佛罗多(Frodo)上魔山,终得将无比诱人的“魔戒”(the Lord of Ring)掷下深渊,顿感超脱清爽。

若说三年的爬梳,个人有任何心得的话,那便是在知识论上,若现代史学旨在“追忆往事”,那么后现代史学,一言以蔽之,则是主张“往事不可追忆”(the disrememberance of the past)。读者在掩卷之余,自可知心体会。

本书的“附录”：“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一文,则是个人长期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观察;缘于晚近后现代理论的来临关系密切,因此也

收入于后。

最后,在我踉踉跄跄的写作过程中,承蒙余英时老师与师母一路的扶持,永远铭感于衷。另外,许倬云、李亦园老师的勉励亦不可或缺。余国藩教授,之前虽未曾谋面,但一见如故,与其请益,如沐春风。我的朋友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及加州大学的徐澄琪教授,与楼一宁先生,均是本书许多篇章的试读者,他们的意见与支持,令人感动。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的方万全兄经常解答我的哲学之感,史语所西洋史组的张谷铭、陈正国、戴丽娟、梁其姿以及以前的老同事卢建荣兄都是我时相请益的对象,一并致谢。

黄进兴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06年1月

目 录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简体版序)	1
往事不可追忆(繁体版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之死”	1
第二章 反人文主义的史学:福柯史观的省察	9
第三章 “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 历史语艺论	53
第四章 阅读理论与史学理解	95
第五章 “文本”与“真实”的概念:试论德里达对 传统史学的冲击	127
第六章 叙事式历史哲学的兴起	165
第七章 后现代史学的报告(代结论)	199
附录一 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 所面临的困境	217
附录二 论“方法”及“方法论”——以近代中国史学 意识为系络	257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后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旗帜。它包罗万千,且无确切之分,在学术界、艺术界各个领域,是决难赋予一个简单的定义,非非易事。

按“后现代主义”较明显诸文学与艺术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的发现,它常常被用以贬低。本质上,“后现代主义”为衍发性的概念(derivative concept)。第一章 | 绪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之死”

正由于各个学科而开展,但只限于,“后现代主义”的界限难以真正地在迷变,以致造成混乱。即使被赋予的友好地而言,建筑与文学的步调并不齐一,甚至有南辕北辙的现象。例如,建筑系由形式转向装饰与内容,但文学却越同地坪的形式主义。[2]之所以有如此的歧异,这很先在于各个领域所认知的“现代主义”(modernism),各有出入,导致模糊着“后现代主义”竟有歧义为明证。

本来学术史源头,奥范更甚,新旧实难厚今薄古。而“后现代”有人出“更是司空见惯。然“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相异异于传统。他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者,而是健全或澄清以学门存在的原因。这而后现代小子常相就布,“艺术之死”、“文学之死”、“哲学之死”[3]。也常第一次出现

[2] Hans Belinfante, "Toward a History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Postmodernist Turn*, London: Duckwort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5. 转引自: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转引自: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转引自: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3] Hans Belinfante, *Toward a Histor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Duckworth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

[4]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转引自: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转引自: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5]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转引自: [意] 詹姆逊著, 王逢振译, 《后现代主义理论读本》,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p. 15.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系世纪末西方文化的一个殊相。它包罗万千,且无雅俗之分;在学术上,更跨越各个领域,是故要赋予一个简单的定义,并非易事。

按“后现代主义”较早见诸文学与建筑评论。^{〔1〕}惟观之后续的发展,却非该领域可以矩矱。基本上,“后现代主义”为衍发性的概念(evolving concept)。时序上,发轫于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艺术与文学的评论,六十年代则在思想与哲学园地发荣滋长,七十年代以降,便席卷社会科学;而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史学则殿其后,方受波及。

正由于各个学科的开展,前后不一,“后现代主义”的意涵遂无时无刻地在递变,以致甚难捉摸。即使就较早的发祥地而言,建筑与文学的步调并不齐一,甚至有南辕北辙的现象。例如:建筑系由形式转向装饰与叙事,但文学却趋向纯粹的形式主义。^{〔2〕}之所以有如此的歧异,追根究底在于各个领域所认定的“现代主义”(modernism),颇有出入,导致继起者“后现代主义”竟有不同的面貌。

本来学术史里头,典范更迭,新旧交替原非新鲜事,而“江山代有才人出”更是司空见惯。惟“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却迥异于先例。他志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盘否定该学门存在的根由。这些后现代小子竞相宣布:“艺术之死”、“文学之死”、“哲学之死”^{〔3〕},史学虽一时负隅

〔1〕 Ihab Hassan, "Toward a Concept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Postmodernism Tur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85. 哈山(Hassan)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极早见诸一九三四与一九四二年的文学评论。另见 Robert Barsky, "Postmodernism" in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307. 该文作者认为“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首先出现在一九四五年的建筑评论。

〔2〕 Hans Bertens,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3—4.

〔3〕 举其例各见: Alvin B Kernan, *The Death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rthur C. Danto, "The End of Art," in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37 (1998), 127—143. Richard M. Rorty, "Twenty-five Years After," in *The Linguistic Tu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374.

顽抗,终究难逃厄运。举其例: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于一九六九年刊行了《知识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该时的书评者立谓“敲响了历史的丧钟”。^[1]似乎唯恐天下不乱。而后现代主义者动辄招致“历史杀手”的恶名,恒是实情。^[2]

其实,已逝的过去(the past)何尝有死生可言,这些后现代主义者主要意谓传统意义下的史学业已不存;他们坚称逝者如斯,历史的符码无复负载真实的过去,史学道破了只是拟仿物(simulacra)或语言游戏罢了。^[3]遵此,史家所使用的语言取代了历史的事实,骤成史学首要考察的课题。若此“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不禁令人挂心作为学术训练的实证史学是否气数已尽?^[4]

史家对后现代理论的反应,最典型莫若艾尔顿(G. R. Elton, 1921—)。他坚守“史料至上”的观点,而对时下的理论(尤其后现代理论)加以冷嘲热讽,至谓马克思主义(Marxism)与解构论(deconstruction)的结合仿佛“伏特加(vodka)掺入迷幻药(LSD)”,一发不可收拾。他并把福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等人归类为“理论贩子”(theory-mongers),对怀特(Hayden White, 1928—)亦不假词色。^[5]艾氏原以维护

[1] François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translated by Deborah Glassma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vol. 2, p. 245.

[2] 例如:澳洲史家文沙特尔(Keith Windschuttle)便称这些后现代主义者遂行历史的谋杀。Keith Windschuttle, *The Killing of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7).

[3] Niall Lucy, "the Death of History," in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7), p. 42.

[4] Georg G. Iggers,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End of History as a Scholarly Discipline?" in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 10. 此处“语言的转向”应作广义解,泛指对史家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反思,“语言”而非“事实”成为关切的议题,非如安克斯密特(Ankersmit)仅指怀特(White)的语艺学而已。Cf. F. R. Ankersmi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9—74.

[5] 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13, 27—29, 34, 52.

正统史学自居,他之所以义愤填膺是可理解的。他且坚信后现代理论宛如时尚,可预言的;若非倏忽随风飘逝,即被另一个极端的流行所取代;但史家必须学有所本(史料批评),切不可舍本逐末,为之目眩神摇。〔1〕

意籍微观史家(microhistorian)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 1939—)尤力挺实证史学,直斥德里达的学说为“廉价的虚无主义”(cheap nihilism);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怀疑论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不值史家一顾。老牌史家斯通(Lawrence Stone, 1919—1999)亦呼吁史家应并肩作战,对抗日益嚣张的“理性逆流”。〔2〕但他们的奔走,并未能抵挡后现代主义的侵袭;反而因为聚光效应,后现代史学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由后现代的用辞充斥了坊间的史学论文可见一斑,举其例:“文本”(text, 巴特)取代了“作品”(work),“论述”(话语)(discourse, 福柯)取代了“解释”(explanation),“解构”(deconstruction, 德里达)取代了“结构”(structure),“修辞”(rhetoric, 怀特)取代了“论证”(argument),“书写”(writing, 德里达)取代了“阐释”(interpretation),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最后竟连原处边陲地带的中国史、台湾史皆受波及。

总之,激情的呐喊,并无法取代理性的思维。史家若不想随波逐流,亦不想坐困愁城,犹得冷静面对后现代主义严峻的挑战,方不致进退失据,筹措无方。以下则尝试选取若干与史学相关的后现代主义者,拟先略加疏解,再评估其优劣得失,期得正视后现代主义,并稍作回应。

循此,下文拟先检讨福柯。福氏兼有理论与实践的长材,素被目为后现代史学的标竿人物,其影响居高不下。其次,则拟欲讨论怀特。怀氏的历史语艺学(poetics),为“历史若文学”扳回一城,不但改变了传统史著

〔1〕 G. R. Elton, *Return to Essent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50—73.

〔2〕 参见 Elizabeth A. Clark, *History, Theory, Text*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6, 79.

的评估标准,尚且道出写作风格,方是史学优劣的吃紧处。该章纯由“史学”的角度,以评介怀特的功过得失。第六章,则改从“历史哲学”的观点,重新勾勒怀特如何催生了“叙事式历史哲学”(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以解消传统“分析式历史哲学”(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命题,并成为新时代历史哲学的表率。

此外,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作者之死”,则抛出迥异于往昔的资料或史实的阅读角度,令人为之侧目。无独有偶地,德里达的“解构”及“书写”概念,进而摧毁了“史源中心观点”,试图建立崭新的历史进路。末章则对后现代史学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报告,希冀上述的反思可涵盖后现代史学的动向,并掌握其精神。最终的附录部分,则是供出个人关怀后现代史学的底蕴,但愿所谓的“双重危机”并非无的放矢,故作耸人听闻之辞。

末了,必须稍作说明,本书的篇章每取兰克史学(Rankean historiography)破题,着眼点即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素被视为现代史学的奠基者,其所招致的影响至被媲美为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1〕自兰克以下,近代史学虽几经翻转,惟直迄二十世纪中叶,力倡观念史学的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犹惧其“阴魂未散”,不敢掉以轻心。〔2〕而后现代史学亦常援兰克史学为对照面,职是之故,必须预作交待,方能求本探源,弹无虚掷。

〔1〕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79. 另见 Lord Acton,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Study History" in his *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p. 329, 335—336.

〔2〕 R. G.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p. 72.

外文书目

Acton, Lord,

1967. *Essays in the Liber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kersmit, F. R.

2001.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Stanford: Stan-

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sky, Robert

2001. "Postmodernism" in *Encyclopedia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Bertens, Hans

1995. *The Idea of the Postmoder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lark, Elizabeth A.

2004. *History, Theory, Text*.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ngwood, R. G.

1970. *An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Danto, Arthur C.

1998. "The End of Art",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37.

Dosse, François

1997.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translated by Deborah Glassman. Minneap-

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lton, G. R.

1991. *Return to Essenti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ssan, Ihab

1987. *The Postmodernism Tur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Iggers, Georg G.

1997.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nover and Londo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Kernan, Alvin B

1990. *The Death of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ucy, Niall

1997. *Postmoder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Rorty, Richard M.

1992. *The Linguistic Tur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ndschuttle, Keith

1997. *The Killing of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